

寫在前面

《文言淺說》是繼《學詩淺說》之後，瞿蛻園（1894—1973）與周紫宜（1908—2000）合著的又一普及讀物，1965年初版於香港，後在台灣有過盜版，而在內地則是50年來首次問世。

雖是普及讀物，卻因所談係文言常識，既要引導閱讀，更要教會寫作，這就需要作者自身具備熟練駕馭文言的能力。這樣的人才現已寥若晨星，故而對於希望掌握文言的讀者來說，本書的出版可謂正當其時。

我青年時代有幸師從蛻老，也見過被鄭逸梅譽為“金閨國士”的周紫宜。當年他們撰寫本書之際，正是我經常登門請益之時。多年來我在回憶文章和相關書序中已不止一次談及蛻老的生平成就，現再從文言角度略作補充。

蛻老原名宣穎，字兌之，晚號蛻園，湖南善化人，是在史學與文學領域卓有建樹的大家。他早歲受業王闓運、王先謙、曾廣鈞等名師門下，很早即能寫典雅的古文和駢文。翻

一下我國最早的大學學報《約翰聲》，就能讀到不少時為聖約翰大學學生的蛻老用嫻熟而優美的文言發表的文章。事實上他的前期著作都使用文言。1920年商務印書館還出過他用文言翻譯的上下冊偵探小說《隅屋》。1925年，當甲寅派與新文學陣營就文言與白話展開論爭時，他在《甲寅週刊》發表《文體說》，認為“欲求文體之活潑，乃莫善於用文言”。此文充分反映出他對文言的偏愛，當然也因觀點守舊而受到抨擊。他後來也放棄成見，開始使用白話，1934年出版的《中國駢文概論》便用白話寫成。之後他更發表了大量用流暢白話寫的文章，上世紀50年代還曾將多種重要史籍選譯成白話或編譯成白話故事。不過他從未放棄文言，而是兩種文體兼用。在適當場合，譬如在書畫題跋或致友人書簡中他都始終使用文言，即使“文革”受衝擊之後，這習慣也未改變。我至今還保存著他1967年給先父的一封文言書信，談的是當時幾位老人彼此間唱和的事。

周紫宜又名鍊霞，別號螺川，江西吉安人，是上海畫院最擅詩詞的畫家。我沒有讀過她的長篇古文，但從詩詞和畫上題跋可以領略她深厚的文言功底。此外，聽女畫家汪大文說，上世紀60年代汪和其他幾位青年被上海畫院招為學員。拜師學畫的同時，為提高文學修養，院方又安排周紫宜為他們講授詩詞和《古文觀止》。她告訴我，周曾以《冬日

可愛》為題，讓學員們學寫散文。由此看來，本書和《學詩淺說》對周而言，似還具有備課和講義的性質。

由文言高手撰寫，又帶有指導學員的目的，這就使得本書在知識傳授上嚴謹準確，淺顯實用。全書從簡述古文的發展歷程入手，接著講解文言有別於白話的主要特徵，重點說明文言虛詞的用法，然後介紹兩種最流行的古文選本——《古文辭類纂》和《古文觀止》，再進一步指出學習的途徑與要點，最後以文白對照的各種書信為例，為讀者提供具體的範本。這樣的章節安排我以為是很適宜初學者入門的。而在具體講述中，本書的優長也很突出。

首先，因為對歷代古文十分精熟，所以娓娓道來，脈絡甚為清晰，既突出重點，又鳥瞰全局。蛻老出過《古史選譯》、《左傳選譯》，故談古文即從源頭談起，對《尚書》等等一語即能道出其文體特徵。中間插入《詩經》，當然不是誤將詩歌當古文，而是為了告訴讀者，助詞的出現如何改變了文句的語氣與情調。之後各節也都寫得簡練而精闢，重點闡述的是由韓愈、柳宗元開創，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古文，同時從實用出發，沒有忘記《世說新語》乃至南宋洪邁、陸游的筆記體，也十分重視晚近以來古文從內容到形式的變遷。這裡，可以順便一提的是，本書所談“文言”，僅限於古文，而不涉及駢文。這是因為，宋明以來古文已被人

們普遍接受而成為最通行的文體，另一方面，駢文因涉及對偶聲律而較難入門。其實蛻老對駢文深有研究，也寫得極好。記得當年我讀了他為《春雨集》寫的駢文序，欣羨之餘，曾問他駢文可不可學？他的回答是，不僅可學，而且應當學。為此，他在為我題寫扇面時，特地抄錄一段顧炎武《日知錄》中的話：“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於駢偶聲律之文宜不屑為。而其《滕王閣記》推許王勃所為序，且曰：‘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意思是，即使是古文領袖韓愈，對於自己的文字能與王勃的駢文《滕王閣序》放在一起，也是感到光榮的。蛻老說，從事寫作的人，多掌握一種筆墨，有甚麼不好？所以我想，諸位讀罷本書，大致學會古文後，倘有興趣涉獵駢文，也不妨加以嘗試，而蛻老的《中國駢文概論》便是很好的讀本。

本書第二部分談古文的文法與用詞。這屬於古代漢語的範疇，但作者寫來並不像某些教科書那樣一板一眼，枯燥乏味，而是輕鬆活潑，如話家常。譬如談到古今動詞的不同用法，就若不經意地以一個普通的“走”字為例，指出現在的“走”，在古文中只能說“行”，而古文中的“走”，則相當於現在的“跑”，於是又信手列出馳、騁、驟、奔等同義詞，進而提醒大家，古文中不能說“快慢”，而要根據情境用“遲速”或“緩急”來代替。講解虛詞時，也總是通過生

動的例證讓讀者領會不同詞彙用法上的細密區分。譬如談疑問助詞“乎”、“哉”的區別，就舉一段《孟子》為例，指出以“乎”字結尾的問句通常是需要對方回答的，而以“哉”字結尾的問句只是一種反詰口氣，並不需要對方回答。由於引文中還有一個疑問詞“與”（即後世常用的“歟”），故又順帶說明，“歟”與“乎”的用法大致相同，只是語氣更委婉或俏皮一點而已。接下來對疑問詞還有種種具體而微的分析，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

後三部分的行文風格與前文相同，要旨乃是強調多讀多寫。介紹《古文辭類纂》和《古文觀止》，是為了引導讀者多讀優秀的古文。建議大家用文言寫日記，又通過示範讓大家學寫文言信，則是為了提供比較可行的練筆方式。在“學習要點”部分，有幾段關於“用高速度閱讀”的議論，特別讓我感到親切，因為那正是當年蛻老面授我的讀書方法。他認為，初學者趁著年輕，應該養成快讀多讀的習慣，閱讀過程中能理解多少算多少，不必對所有的難點都窮根究底，否則一輩子也讀不了幾本書。而隨著讀書日多，有些先前的難點自會逐漸明白。如果將來從事研究和著述，再將有關書籍重新細讀也不遲，而且現在的快讀多讀也是在為日後的精進打基礎。約在1960年前後，蛻老應我所請，曾隨手用毛筆宣紙寫下一份國學入門提綱，主要談的就是讀書問題。他

指出，“《四庫全書總目》是一切學問總鑰，必須翻閱”。他從“五經”談到《說文》，兼及書法；又從《史記》、《漢書》談到《資治通鑒》及胡注；又說“稍暇則宜略觀《文選》，方知文章流俗以及修詞使事之法，有可誦讀者，能上口一二篇最好”；然後又談到“子部之書”，談到“詩詞之屬”。而在提綱的最後一段，更明確地以“高速度”相激勵。這份提綱我一直珍藏著，現將末段抄錄如下，作為與讀者諸君的共勉——

學問要識門徑，既得門徑，要能博觀約取，以高速度獵取知識，以敏銳眼光把住關鍵，即無往而不利矣。

俞汝捷

二〇一五年三月六日

前言

這部書的意圖是為了幫助初學能夠理解文言的性質、特點、作用，培養閱讀、欣賞的能力，進一步便能在實用上運用文言，而不是局限於一些理論。但總的說來，仍以提供有關的基本知識為主。

因此，全書分五部分，第一是古文的歷史發展，從遠古到近代，顯示一個粗略的輪廓。第二是古文文法的特點，特別就文言與口語的對照，來幫助讀者掌握虛字的用法。第三是通過古文選本的介紹，提供一些關於體裁、風格等等的說明。第四是學習文言的要點。第五是實際運用文言的範例。

第一第二兩部分本來屬於文學史及語法書的範圍，現在只重點地介紹，以期簡明扼要，便於讀者的掌握。

在舉例中，絕大多數取材於通行的《古文辭類纂》及《古文觀止》二書，以期便於尋檢。並此說明。

目錄

一	古文的歷史發展	15
	所謂古文	17
	上古的文章	18
	《詩經》	20
	《論語》	22
	《孟子》	26
	《左傳》和《史記》	29
	兩漢的文章	34
	六朝人的“文”與“筆”	37
	元和古文運動	40
	南宋以後的文體	44
	比較近代的變化	46
二	古文文法的特點	49
	古文中的字和詞的用法	51

助字的用法	56
句首助詞	73
句尾助詞	81
三 古文的體裁與風格	91
《古文辭類纂》——古文選本之一	93
《古文觀止》——古文選本之二	102
學習古文的關鍵	105
文章的基本規律	108
四 學習文言的要點	115
五 文言應用範例	125
語體文言對照的範例	127
附錄 花朝長憶蛻園師（俞汝捷）	151

所謂古文

“古文”兩個字可以有幾種不同的意義。我們現在所說的古文，則是指與現代語體文相對的一切文言文。事實上，在五四以前，幾乎一切正式行用的文章都是用文言寫的，從上古一直到五四前的一個時期，在漫長的年代中，儘管文體經過很大的變化，在今天看來，都算是有別於現代漢語的文體。所以都可加上“古文”的名稱。

當然，用文言寫的不一定都是好文章。但是在舊時代裡，著名作家們所寫的，有不少精湛卓越、不可磨滅的作品，非但可供我們今天的師法、借鑒，而且事實上我們一直受到這些作品的影響，其中有些詞彙、成語、語法以及修辭技巧，都還在日常應用的語文中活生生地繼續使用著，並沒有完全遠離我們，所以值得欣賞、學習，汲取其優點。

作為一個文體來說，古文的名稱起於唐宋。因為當時流行的文體，大部分是追求華靡形式的，語法也不很嚴格。通過幾個先進作家的創導，直接採取了漢以前比較樸素的風格，加以變化，使其條理暢達，簡潔有力，這種文

體，名為“古文”。雖然名為古文，實際卻含有革新的意義。由宋到明清，這種古文的影響逐步加深加廣，為文學界所普遍接受，雖然仍舊名為古文，實際已經是比較符合時代要求的文體了。不過當時也還有兩種文體不屬於這個範疇。一是駢體，在美文方面仍然通用，一是制藝，在科舉考試中是必須使用的。所以在那時代，古文別於那兩種而言。

這種從唐宋以後興起的所謂古文，是我們所要學習的主要部分，因而必須有清晰的認識。

上古的文章

不言而喻，上古的文字是非常簡略的。我們所能看到的不過是些記事的文字，只用些實體詞記載事實的概略，動詞形容詞都用得極少，其他介詞連詞都不如後來的多，所以讀起來覺得枯燥質樸，沒有情調。在古器物的銘文上看見的都是這種。從現在的習慣說來，還不能算是文章。然而也已經有了一些特定的表示語氣。例如記事文在開始的時候總是用“惟”字引起下文。又如由此事以至彼事則用“乃”字（古字寫作迺）以表因果關係。又如在頌祝的時候用“其”字表示希望。這些就是文言語法中的助字（虛字）所由來。逐步發展下去，這類的用語多了，於文氣的

抑揚轉折，理路的層次脈絡，就大有幫助，因而成為文言文的主要特徵。

上古的用字幾乎全不是我們所習慣的。非但我們今天不習慣，司馬遷在西漢時代已經覺得《書經》的文字難於理解，所以不得不用當時通用的字來代替《書經》上的字，試舉一節《書經》和司馬遷《史記》的譯文對照起來看。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曷訟可乎？”（《書經·堯典》）

信飭百官，眾功皆興。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史記·五帝本紀》）

從這裡可以看出司馬遷用的字確實距離我們近了一些。然而這不等於說《史記》的文章好過《書經》的文章。相反，《書經》有《書經》的優美風格，司馬遷的翻譯也不免破壞了原有的優點，變得直率無味了。假使司馬遷按照他的自由意志來改寫，必然會好得多。所以知道文章風格是各自獨立的，並不因為時代遠了就貶低價值。

凡是遇到反覆深入分析問題的時候，這種文法是非常合適的。

同時還要注意：現代語有必須加字方能清楚的地方，文言是可以簡省些的。然而文法上的簡省，不是修辭上的簡省。在整個結構上只要發揮透徹，話雖多並不嫌多。這也是孟子文章風格的特點。當時的人就說孟子好辯，果然他是辯論的好手。

孟子本來是戰國時代諸子之一，戰國時代的諸子各有獨特的文風，其中如莊子，尤其對後世的文學，有著深切的影響。但是還遠不如孟子影響之大。因為他是儒家的正統派，直接繼承孔子，很久以來就把他當作經書讀，所以《孟子》和《論語》的文法已經成為一般文言文法的基礎。

《左傳》和《史記》

《左傳》的時代差不多也就是孔子的時代，但是因為是史書，不妨把它和以後的《史記》結合起來看。

《左傳》的文章包含敘事、記言、議論三種。先舉記言的一種，以見一斑。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

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供）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婚）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

這是鄭莊公在打敗了許國，佔領了它，又建立一個新政權，由許國大夫百里負責，由許君的兄弟許叔作名義上的君主，把許國東邊一部分地方劃給他以後，對這新政權發表的一篇談話。大意說：“許國這次遭到的災難，實在是因為許君得罪了鬼神，鬼神差我來懲罰你們許國的。其實我連自己的幾個親骨肉還不能供養，哪裡敢以戰勝了許國誇功呢？我的兄弟都不能和睦相處，以至於流亡在外，還能夠長久佔有許國嗎？還是你來擁戴許叔安撫這許國的人吧！我要派我的將軍公孫獲來協助你的。一旦我死了，也許天還會保佑許國，仍舊讓許君來恢復統治，到那時候，

我們鄭國還可以同你們像親戚一般往來，希望你們不會拒絕呀！只不要讓其他的國家侵佔，來同鄭國相爭奪，那就好了。果真那樣，我的子孫只怕要自己亡國了，還能夠佔領許國嗎？我把你安頓在這裡，不但是幫你們許國，也是為了鞏固自己的邊境啊！”

這樣漂亮的詞令，在《左傳》中表達得生動極了。《左傳》與《公羊傳》、《穀梁傳》都是替《春秋》作補充說明的，只有《左傳》的文采是這樣豐富，而《公羊》、《穀梁》（時代稍後）則比較簡樸，儘管它們也有它們的優點。

《左傳》的敘事和它的記言其實是分不開的，它的敘事所以能生動，也是由於中間夾著對話。運用對話來烘托事實，所以不是單純的流水賬形式，與議論也是分不開的，一方面就藉別人的話表示意見，一方面還在必要時附加自己的意見。這樣的做法，為後來的《史記》及《通鑑》所採用。因而都成為歷史文學的綜合體。

就文法來說，似乎比《論語》、《孟子》使用的助字還要多些，例如：“其敢以”、“其況能”、“無寧茲”，兩個字不夠，還要加成三個字，這樣就更增加語氣的委婉，多種多樣的情調都能表達出來。

另外一點值得注意：《左傳》用的複合詞也增多了。例如：共（供）億、撫柔、覆亡，都是《論語》、《孟子》所

不常見的，卻與現代的語言習慣進一步接近。複合詞的大量使用，說明人的思想是日趨繁雜的，而正確表達思想的要求也日益提高。

從《左傳》的文法也可以看出它在後世所起的重大影響。

《史記》的文章體制不同於《左傳》，這自然是各有特點，也是由於語言在時代中的變化，有些字有了新的用法。試舉一例：

（郭）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酌，非其任，彊（強）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郭解的別號）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屍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且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遊俠傳》）

這段記載描寫郭解為人之公正講理，只是把事實寫下來，在人物的刻劃上就具有極強烈的感染力。大意說：郭